

《師大臺灣史學報》
第7期 頁161-167
2014年12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

評介莊宏哲《1771 福爾摩沙： 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

陳偉欽**



書名：1771 福爾摩沙—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

作者：貝紐夫斯基原著/莊宏哲註釋

出版社：臺北 前衛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年

頁數：272頁

有關早期西方世界對臺灣地景風俗的描繪，除了17世紀荷蘭領有臺灣時期的官方書信日誌，以及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傳教士或雇員，如牧師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製帆師約翰司徒儀(John Struys)等人的見聞報告，

* 感謝中研院「世界史觀點下十九世紀的臺灣歷史——西文史料的閱讀、詮釋、想像」工作坊，第九次演講「譯介《1771 福爾摩沙》之心得」的活動中，發表者莊宏哲先生，與會人林文凱、林玉茹、曾品滄、詹素娟老師在會中所分享的心得評論，提供本文重要寶貴的指導意見。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史所研究生。

其餘大多是19世紀臺灣開港後前來福爾摩沙踏查的歐美人士，如英國駐台領事史溫侯(Robert Swinhoe)、美國自然史學者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等人所留下的旅臺遊記。然而臺灣地域納入清帝國統治之後，整個18世紀的時間，歐洲世界只有三項文本對臺灣知識有所增補和擴展，第一為1704年由法國人喬治·撒瑪納札(George Psalmanazar)所著的《福爾摩沙變形記》或譯《福爾摩哈》¹；第二是1714年耶穌會神父馮秉正(Moyriac de Mailla)，來臺繪製西部地區地圖時，將旅臺期間的耳聞觀察到收錄在《中國與韃靼史誌》一書中²；第三為1771年匈牙利貴族貝紐夫斯基(Benyovszky Móric)，基於自己的冒險經歷出版的《貝紐夫斯基伯爵之回憶與遊記》第二卷「遊記」部分中，有關福爾摩沙的內容。³

喬治·薩瑪納札所著的《福爾摩沙變形記》，晚年自己坦白他從未來過臺灣，書中的內容都是參雜他人記述所捏造出來的，因此被判定為偽書；而馮秉正在《中國與韃靼史誌》中對臺灣的描述，著重在平埔族、滿族官員和漢人之間的觀察，並只限縮在西部地區的範圍。⁴相較前者，貝紐夫斯基冒險旅途所留下的航海日誌與追憶敘述，剛好可以填補18世紀中後葉歐洲世界對臺灣知識的空白之處。貝紐夫斯基遭遇臺灣原住民之處為當時番界以外的臺灣東部，在貝氏踏上臺灣東岸的前1年，第一批於1768年即已進入噶瑪蘭平原，以林漢生為首的漢人移墾行動，在林氏遭到當地

-
- 1 George Psalmanaazaar, *An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Formosa: an island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London: printed for Dan. Brown; G. Strahan, and W. Davis; Fran. Coggan; and Bernard Lintott, 1704.; 中文譯本為撒瑪納札著，薛鈞譯，《福爾摩沙變形記》(臺北:大塊文化，2004)。
 - 2 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French: La Haye, H. Scheurleer, 1736.
 - 3 Maurice Benyowsky, (William Nicholson, translate) *Memoirs and Travels of Mauritius Augustus, Count de Benyowsky*: Ireland: P. Wogan, Dublin, 1790.
 - 4 翁佳音，〈虛實之間的臺灣〉，「百年觀點-史料中的臺灣.原住民及臺東」特展導覽專刊，(臺東市:臺灣史前博物館，2007)。網路資源：
http://archives.ith.sinica.edu.tw/collections_con.php?no=22 (2015/02/01)

原住民的襲擊喪命後才剛宣告失敗。在貝氏離開臺灣後，還要再過5年的時間，由林元旻所組織的漢人拓殖團體才在淇武蘭確立腳步。貝紐夫斯基於航海日誌中所記錄下在當地所交涉與衝突的對象，也提供了一些蛛絲馬跡來推敲東部原住民的社群和分布。儘管貝紐夫斯基在描述原住民的人數組織，以及當地富含貴重金屬資源的情節似乎過於誇大，導致後世研究者質疑貝紐夫斯基是與喬治·撒瑪納札一般的無賴騙徒，但與喬治·撒瑪納札不同的是，貝紐夫斯基的冒險旅程是真實的，他的傳奇經歷打動了許多歐洲讀者，使得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蘭這三個國家競相追認他在各自歷史中所代表的民族英雄地位。匈牙利並曾經與斯洛伐克合作，以貝紐夫斯基的流亡歷險為題材，拍攝成共四季的戲劇創作。⁵

本書的譯著者莊宏哲先生，在任職於行政院新聞局期間兩度派駐匈牙利擔任新聞外交官職務，在此因緣際會下得知貝紐夫斯基這位匈牙利傳奇歷史人物，以及他在1711年探訪福爾摩沙的特殊際遇，連繫起臺灣與匈牙利奇妙的歷史淵源，引起譯著者想要譯介和撰著此書的念頭。譯著者對本書章節架構的安排，除前言與後記外，共分四篇。分別於第一篇中詳細交代貝紐夫斯基的生平背景，對貝氏的出生時間與國籍問題加以釋疑，接續介紹原著手稿與各種譯本，並比較不同時期的英文版本有何差別。第二篇內容為，選擇1790年《貝紐夫斯基伯爵之回憶與遊記》的初版，完整摘譯出原著第二卷中關於福爾摩沙的內容，依章節發展自訂〈福爾摩沙紀實〉之名。在第三篇中，譯著者認為貝紐夫斯基於1771年所使用的經緯度與晚近的「本初標準」有所誤差，除了加以校正外，並從校正座標的結果提出翻案，認為貝氏在臺灣的登陸地並非過去所認知的在花蓮大港口，而是在宜蘭的蘇澳與加禮宛灣。關於貝紐夫斯基這段在臺灣的冒險記實，除了出現在史蒂瑞和戴維遜(James W. Davidson)的書寫作品中，日本人類學家伊

5 莊宏哲譯著，《1771福爾摩沙：貝紐夫斯基航海日誌紀實》(台北：前衛出版社，2014.09)，頁10。

能嘉矩將此段史事寫入其著作《台灣文化志》，譯介給臺灣讀者後才成為臺灣社會較熟悉的歷史故事。但也由於這層關係，伊能嘉矩早先在譯著上的疏漏，也普遍影響臺灣讀者在理解這段史實時有著錯誤認知，這也是譯著者在此篇中特別想要挑戰和補完的目的。最後第四篇與後記的部分，為譯著者試著對貝紐夫斯基滯留福爾摩沙期間的日誌內容所遺留下的疑點，如貝氏接觸的原住民社群與族名為何，以及盟約文字和大量馬匹的存在，部分提出自己的解釋，部份存而未論。

這本傳奇航海日誌的主人翁貝紐夫斯基，他出生於匈牙利的顯赫世家，從其姓名即可見不同於歐陸國家的東方傳統與匈牙利命名習慣，他的誕生地則在當時還未分離的斯洛伐克境內，意外讓他踏入冒險之旅的契機是1769年前後加入波蘭的「聯盟陣線」並位居指揮官的要職，但在對抗俄國的戰爭中被敵方俘虜，輾轉流放到堪察加半島的監獄中，日後他糾眾逃離俄國的拘禁時，在奪得俄國船艦上掛起波蘭「聯盟陣線」的旗幟，表達他對波蘭抗俄運動的情感認同。基於這三項因素，使得貝紐夫斯基在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蘭這三個國家中佔有一定份量的歷史地位，這三國也追認主張他在各自國家中的英雄角色。

貝紐夫斯基的冒險旅程，在遁逃出堪察加半島的監獄後，經由阿留申群島、阿拉斯加，抵達今日為沖繩縣北端的奄美大島，翁佳音教授在推薦序中指出，當時貝紐夫斯基在此曾寫信向長崎的荷蘭商館求救，留下明確的書信記錄得以佐證。貝紐夫斯基離開奄美大島後，經艦上船員的建議特地繞往福爾摩沙探察，於1771年8月26日在臺灣東部登陸，從零星的衝突到捲入兩個部族的戰爭，遇到從馬尼拉流亡至此的西班牙人 Don Hieronimo，並在其斡旋下與當地部落締結盟約，進而發展出殖民計畫的想法。離開福爾摩沙後，轉抵澳門並與法國取得聯繫，得其贊助踏上返抵歐洲的歸途，在回程途中經過馬達加斯加，譯著者雖未在本書加以說明，想必貝紐夫斯基在停留馬達加斯加期間對其島情能有一定的認識。

1772年，貝紐夫斯基返抵法國後，向法王路易十五提議在福爾摩沙或馬達加斯加島上建立起殖民地，路易十五在兩者中選擇了馬達加斯加建立貿易據點，福爾摩沙錯失與法國交往的機會。法王將馬達加斯加委由貝紐夫斯基經營，貝紐夫斯基的優秀能力獲得各族酋長的信賴，更被推舉成「馬達加斯加之王」，繼而招致上司妒忌，1776年調離回法國。返法之後，在巴黎與波蘭「聯盟陣線」的舊識卡齊米日普拉斯基(Kazimierz Pulaski)重逢，向美國遊說在馬達加斯加的殖民計畫，並投身於美國獨立運動中。但隨著好友戰死、遊說工作受挫，貝紐夫斯基轉往英國尋求資助，將法文原稿的航海日誌與其追述，交由英國皇家協會進行翻譯，在美國建國先賢班傑明富蘭克林的幫助下成功在巴爾的摩尋覓投資人，成立英美合資公司，展開對馬達加斯加貿易經營。1785年，貝紐夫斯基重返馬達加斯加，奪回他為法國建立的貿易據點，但抵觸法國殖民利益的結果，使貝紐夫斯基遭到法國遠征軍的襲擊而死，葬身在曾賦予他王銜美名的島嶼東處。貝紐夫斯基殞命4年後，他的航海日誌於1790年以英文為載體正式出版，為《貝紐夫斯基伯爵之回憶與遊記》第一版本。

貝紐夫斯基40年的精采歲月，縱橫歐陸與四海，細察他的冒險旅程雖未達環遊世界的標準，但腳步踏涉歐亞非美四大洲的成就當時也少有人能及。他與福爾摩沙的偶然邂逅，將當時納入清帝國統治下相對封閉的臺灣，短暫引介進世界潮流中。儘管在47頁的航海日誌中對於臺灣盛產黃金、水晶等資源；臺灣東岸原住民擁有識字書寫的能力，並具體表現在擬訂盟約的行為上；原住民部落的武裝人員動輒成千上萬的規模；每次衝突過後數以百計的死傷人數；在臺灣東部不僅有馬這種馱獸存在，數量更足以組成上百人的騎兵隊。此類過於誇張的描述，除了直覺式的理解成貝紐夫斯基為了爭取歐洲國家資助其計畫，過分誇大殖民福爾摩沙的誘因，如黃金的盛產，並藉由強化對手原住民的組織人數來反面印證，試圖誇耀自己卓越的統御才能和影響力，但也不可斷然否定此等記述不曾為事實。

本書的價值，譯著者對於舊版本史料的譯註和除錯絕非此書的唯一貢獻，他以鉅細靡遺的態度重現貝紐夫斯基的傳奇人生，並交代貝氏離開臺灣後又遭遇何種的歷險旅程。更重要的是，譯著者將有關福爾摩沙的日誌內容完整譯介，當中收錄了其他文本所未曾刊載，貝紐夫斯基以臺灣為對象的「殖民計畫」全文。同時譯著者相當努力的透過比對舊有文獻去對映出真相，藉此提出自己的見解和推測，特別是馬群是否廣布於臺灣東部這一點，還是須配合考古學的成果才能下定論。又如詹素娟教授在序言中提到的，譯著者忽略近代國家對東部地景地貌所造成的變化，以現今的認知去想像過往的事實，是推理論斷時所不足之處。

翁佳音教授在序言中，從貝紐夫斯基所接觸的原住民其語言和武裝特徵，大膽拋出貝氏在噶瑪蘭所見所遇的土著，是否可能為漢人的假設。即便此一假設不為真實，但對照貝紐夫斯基踏上噶瑪蘭海岸的時間，正好介於林漢生與林元旻等漢人移民拓墾噶瑪蘭平原，從失敗到奠基的過程之間。本文認為貝紐夫斯基偶然造訪福爾摩沙東岸，與當地原住民社群締結盟約，對抗附庸在漢人下的敵對部落之際遇，很有可能意外介入並側寫下噶瑪蘭原住民正在抵抗不斷越過番界的漢人移墾民，逐漸進逼、侵奪社群土地的衝突過程。

在〈福爾摩沙紀實〉中另一個亮點是，貝紐夫斯基在草擬福爾摩沙的殖民計劃前所描述出臺灣島的概況，由於當時他們的活動未及於西部地區，對西部地區的了解應該都有賴西班牙佬的Don Hieronimo轉述，從概述的準確度來看西班牙佬真有其人，再參考《享和三年癸亥漂流臺灣チョプラン島之記》中船長文助在花蓮大港口地區遭遇中國商人的證詞，也證明東部海岸包容了許多意想之外的「異人」存在。再者，追尋貝紐夫斯基前來福爾摩沙的動機是聽從船員的建議，若不是貝紐夫斯基一行在停留奄美大島時獲得有關臺灣島的資訊，就是跟隨貝紐夫斯基從俄國監獄逃脫的同行者中，這些歐洲人不僅具備一定的遠程航海技術，對福爾摩沙的存在和

價值也有一定的了解。而這種認識除了受西方傳教士報告影響外，是否也曾受《福爾摩沙變形記》一書的誤導，在此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隨著貝紐夫斯基的手稿在1790年出版，同年都柏林也發行自己的版本，次年法文版、德文版等譯本的刊行，1857年匈牙利文問世，1898年、1904年英文本的再版，以貝紐夫斯基的視角所詮釋的臺灣知識，透過不斷的轉譯傳播，牢固鑲嵌進西方世界的福爾摩沙知識脈絡中。